

# 一个人的博物馆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## 谁都能来瞧一瞧

金石文字博物馆的藏品。

顺着中州东路往东走，到此路与启明南路的交叉口，往右一扭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三砚居古玩城。

古玩城向来很冷清，城门边儿有个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，更是门可罗雀。馆里没有花容月貌的讲解员，也没有收门票的，只陈列着数不清的残瓦、断砖、石碑、古籍善本。

走近细观，不免大吃一惊：那灰蒙蒙的瓦片多是汉晋遗物，那石碑竟有宋元痕迹，西汉木牍《荀子·劝学篇》、东汉《熹平石经》残石、清《康熙字典》全套原本……诸如此类，俱是世间罕见的珍品。

一个中年人坐在临门的大茶台旁，安静地喝着茶、翻着古籍，见有客人来，

便撂下手中的书，从容友好地一笑。

他是这儿的主人，名叫朱晓杰，今年40岁。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是他所建，免费向公众开放。

其他的博物馆，藏品只许看，不许摸。在金石文字博物馆，假如你和朱晓杰投缘，他甚至有可能把珍贵的碑拓赠送给你。

朱晓杰是何等人物？他可算是洛阳古玩收藏界的名人，《洛阳商报》常邀他去谈历史、谈收藏。这个人素日寡言，谈起古玩却滔滔不绝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圈儿里人都夸他学识渊博，见解独到。

金石文字博物馆的建立，为朱晓杰笼上了一层神秘光环。这个人有多大能耐，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？

且容我从头说起——



金石文字博物馆的门面。



谈起收藏，朱晓杰滔滔不绝。



金石文字博物馆的内部。

## 开馆只为有缘人

洛阳厚重的文化背景为朱晓杰进行文字研究提供了条件。积水成海，集腋成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朱晓杰家的秦砖汉瓦已无处堆放，床底下塞不下，就码到阳台上。与此同时，他在收藏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，国内文化界的名流愿意与之结交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；中央电视台、凤凰卫视中文台来洛做收藏专题节目，他都以专家身份任讲解员。

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、年逾八十的书画大家林凡偶尔会来洛阳，与朱晓杰畅聊一宿，那时候的朱晓杰是喜悦满怀的。可天下知音有几人？在洛阳，他大多数时间是寂寞的，恨不能天天与人分享收藏的快乐。

2011年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促进文化传承保护，鼓励各地兴办民营博物馆的方针。朱晓杰心念一动，茅塞顿开：若建个博物馆，将自己的这些收藏品悉数展出，不是可以广引知己、得偿夙愿？

说干就干，没过几个月，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就挂牌成立了。“金石”是汉字的代称，铜器上有铭文，为“金”；有文字的石刻，乃“石”。金石学是一门学问，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。朱晓杰以“金石”命名博物馆，可见其良苦用心。

“作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媒介，汉字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，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。我收藏的这些文物，覆盖了中华文明的不同时期，尤以汉、魏、晋、唐、宋等成熟期文字为主。它们折射出的历史信息，具有无法替代的真实性、立体性。”夙愿得偿，朱晓杰大感快慰。面对记者，他说出了心里话：“建这个博物馆，一来能为家乡做点事，二来可以使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有个好归宿。希望它们能永远地留存洛阳，发挥应有的作用，不要流失。”

“只是，这儿每天来不了几个人……干收藏最心疼的就是老祖宗的文化出现断层。”现实和理想有些落差，即便如此，朱晓杰依然踌躇满志，觉得碰上一个懂行的就是收获，善莫大焉。

因为场地有限，金石文字博物馆只展出了270余件藏品。朱晓杰说，这只占他收藏数量的一小部分，“将来我想建一个永久性的大博物馆，把所有的藏品都展出，奉献社会”。

朱晓杰说，他正在编写《洛阳北魏瓦削文字谱》，这部著作将填补特定历史时期的出版空白。但愿我们能早日见到这部著作。

## 有心才能玩收藏

朱晓杰出生于洛阳北邙山下一个传统家庭。其父朱忠欣，一生坎坷，早年去世；其母杨玛瑙，原在民政部门工作，现已退休。

洛阳多旧事，邙山多墓葬，收藏家、盗墓贼往来不断。朱忠欣喜好收藏，是受地域和风气的影响。朱晓杰却是受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就爱搜罗破烂东西，糖纸、冰糕棍儿、火柴盒等，他都当宝贝一样。这些宝贝中，有一样东西最得朱晓杰喜爱，经常被揣在怀中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那是他奶奶留下的鼻烟壶，没塞子，品相也不怎么样，但在朱晓杰心中，此物珍贵异常，因为它是血脉的见证、亲情的延续。

糖纸和冰糕棍儿奠定了朱晓杰的收藏基础。他认为收藏就是收藏文化，每个人都可以玩收藏，但要玩出境界，必得有

心，有了心，无论收藏什么，都能收藏出文化味儿，而不是俗味儿。

长大后，朱晓杰手里有了钱，开始收藏古钱币、玉器、铜器等，城里城外跑着淘古玩。2001年，他应聘到上海某艺术品拍卖公司当副总经理，负责古代艺术品投资，组织艺术品展览会，经过他手的古玩不计其数，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赏鉴经验。2006年，他报考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生班，潜心学习了6年的专业知识，打下了坚实的考古基础。

眼光是锻炼出来的，识货是经验与学识的累积。朱晓杰本来就聪慧，又对古玩有浓厚的兴趣，在长久的古文化浸淫中，他渐渐磨炼出非凡眼力，打眼一看，基本上就能给物件儿断代，而且断得八九不离十。

## 瓦片上“削”出两个字

说不清是在哪一年，朱晓杰见到了那片开启他生命之门的瓦片。那片残瓦貌似无奇，只是其上刻着两个字：王龙。

寻常人见了这两个字，大概会认为是××到此一游的恶作剧，未必留意。朱晓杰却留了心，他从瓦片的形制断定此乃北魏文物。

古人为何在瓦片上刻字？朱晓杰查阅古籍，终获答案。原来，古时的泥瓦匠会在瓦片上刻名字，那名字就类似现在的质量检验章，表明这活儿是此人做的。字是工头拿竹刀在瓦片的湿坯上削上去的——削是一种书写技法，比如甲骨文是刻文，青铜是铸文，纸张是书文，各有不同。

瓦片上削字，叫瓦削。这是民间艺术，

是民众在劳动中智慧的结晶。朱晓杰对古代建筑材料上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汉字真是神奇啊，其中蕴涵的信息无穷无尽。他想方设法搜集一切与文字有关的古物，瓦片、碑拓、木牍、古书、旧报纸……每每不惜以重金求购。

杨玛瑙见儿子整日往家拿旧瓶旧罐，又听说这些东西还要花钱，十分不解：“这还用花钱买？我都能拾一堆！”

老太太去洛阳城郊的田间地头仔细搜罗一圈，得意洋洋地扛了一袋子东西回来。朱晓杰一看，里面有明代的青花瓷片，还有汉代的豁了口的罐子。老太太说：“罐子是我顺路捡回来的。民工们挖地基，挖出这个东西，放在门口晾鞋垫儿。我看它怪旧的，

兴许有些年代，就跟他们说：‘这要是没用，就让我提回去吧。’”

朱晓杰当然也会去拾，他去农村串亲戚，见茅厕上有块烂砖，上面刻着字儿。这脏兮兮、臭烘烘的砖块，农民不觉得稀奇，朱晓杰见了它却像见了宝贝一般兴奋。他感觉这砖有历史，是老东西，搬回家研究，发现这是汉代的砖铭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

一片汉瓦，或是捡来，或是千金购得，对朱晓杰而言无甚区别。他不喜欢人家问他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。文物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，它们穿越时空，像个历经沧桑的老朋友一般，默默述说着千百年前的故事，让你明白它从何而来，这意义怎可估量？